

新編野史曝言

南
陽
縣
志

新編野史彙言

第二十五回

解裴蓮三回闖破賊花船

白又李一手挽牢沈水索

又李想了一會全沒路數說道且到夜來你姊妹們問一明白倘與我有些瓜葛也是多難之人千萬一併救出碧蓮裴蓮為聲應諾又李約會應龍仍在岸上跳去跳來連連仍從水裡摸來守候大船住了方各休歇等到起更碧蓮與裴蓮商量道咱們的大船是沒有聲响的下小船却自摸動昨日略提了些便摸得水响驚醒了人幾乎弄出事來今日要弄兩個人下來更怕响動姊妹不聽見大船幫上有個大鐵環麼咱如今打算把索子一頭扣在船環裡一頭把木椿釘在岸上不比竹竿結實多麼那兩個女人身量甚輕咱們一人背着一個在索上走過來可不穩嗎碧蓮道此法甚好一面上岸說一面釘椿又李問還要打起槓來傳會又要費力碧蓮說知緣故又李道你們的奉事我是知道的只怕他們兩個着驚就不穩碧蓮道咱們自有話騙他只要把衣裳弄些他們頭臉就是了碧蓮與裴蓮下船目不轉睛望着大船船裡火光不息窗戶緊閉裡面大驚小怪唧唧噥噥聽不住聲響到四更天氣元自响動又李應龍三五回跳下岸來探問都想不到緣故又李恐有變卦與裴蓮道他們歡天喜地千叮萬囑那有變卦的多李應龍熟石上螞蟻走个不住脚碧蓮裴蓮如凍河上狐狸聽事不耐煩不覺金雞報曉東方發白起來眼見得不濟事只得搖板打起叫碧蓮姊妹早些吃飯仍提活魚往大船上撿來却被大船上一个水手喝道咱們這船走了好幾日了怎麼你這兩個女人還只顧跟着莫非是有腳的歹人嗎碧蓮姊妹是心虛的人被這話犯心一撞把臉脹得通紅目定口呆更无一字回答只見那个太監忙跑出來極聲吆喝他們是兩個小孩子看什麼脚踏路咱船上又沒財物他敢是要偷你家的嗎他无過是沿路賣魚的人他貪着咱們圖賺些錢便多跟幾里路下來他有什麼不是你怎麼嚇唬他裴蓮得了這話心裡放定就趁着口風說道還是這位爺知道這位爺是明理的人咱們在這條河裏自古天津下至南旺都是咱們的飯碗都容咱們拿魚好意拿幾個活魚來孝敬這位爺及討了這樣話兒回頭碧蓮聽着說道咱們搖回去罷不要惹人家疑心咱們且不要偷你家東西哩人哩太監見裴蓮囑咐事李慌得寸不得沒日子叫道不要使性子搖回去理則忘八則甚你有魚這願拿來賣不要嚇他別的那爺都不吃流水的稱贊着他那好魚你攆他開去你敢是个死咱是担不起你好這忘八羔子那水手嚇慌道小的敢放屁小的也只是个小心洋洋的躲開去了太監嘴裡勸罵手裡拉着裴蓮裴蓮便不做聲碧蓮裴蓮把船搖去挽定了篙說道像方才那人說那樣話咱們的魚就具个也不賣看這位爺面上妹子你拿魚上去罷太監歡喜道這便才是咱沒工夫停會要結實打這忘八哩裴蓮更不言語提了魚跳上船去那太監仍落下小船自與碧蓮裴蓮話話鶯鶯慌忙趕到船口一面接魚一面低低說道幾子決撒了昨晚了頭病發如今好了晚間切莫有恁些連點點點頭聲講定魚錢如飛下船與太監說知太監一手取錢一手捻着裴蓮纖指道你敢還沒有丈夫咱家裏富貴多着哩你若有爹媽回去說知咱情願多出些銀子帶你進京做了乾夫妻你爹媽要做官咱就給他做做到那時儘着你受用不强似

你賣魚嗎？連心甚懊惱，却怕壞了正事。又因是大監便給他些乾便宜，也弄不得數，好着臉說道：「咱們是鄉裡人，怕沒有好的伏侍。咱們這樣人，哩那大監喜得迷花眼，笑也不更教把袋裡的錢都倒出來，給與翠蓮道：『好會說話的孩子！你這臉兒還說不好，咱怕沒見齊整女人，咱心裡只是喜歡你，也是今緣分，你回去快快兒，合爹媽說，你這位大姐攬攬着咱重重的謝你，往後有願你一個，咱心在這。』」

時候着信兒，你們還不知道，咱前日在揚州知府和縣都坐在兩旁，咱是虎皮交椅，在中間坐着哩。着翠蓮怕他歪纏，忙道：「咱回去就合爹媽說，知多少是有的。咱明日來回爺的話，那大監笑得眼裡沒縫，喜得心窩裡疼，說道：『不要攆攆你們，咱去了。』你姊妹兩個是必早去，早來。你爹媽是捨不得，便商量進京去，咱給大房子他住，咱有人伺候他，大魚大肉儘着他，兩口子吃大姐若也進京，便一般的受用。我這船走得遲，你必是趕得上的。你拿定主意，休聽人的瞎說。咱到天津要上訴，還有不擔攆這大船，轉攆才是煩難。你總是趕緊着，不要擔攆罷。」「

碧蓮二等太監上了大船，便把挽鉤點開，往後倒去。口裡念咱家離這不遠，咱姊妹明日進來，那大監喜得魂去，站到船艙上去，直望不見小船的影兒，方始嬌嬌的進艙去了。又李應龍着小船，直退下去，疾忙趕來，直趕有一二十里地方，才趕着。又李急問昨日為着何事，你們與大監說，這存什麼？把船直退下來，碧蓮姊妹把藕藕所喜及大監之言說了一遍。道：「恩爺不瞞見他，他在大船艙上瞧出了神，咱們怕他疑心，才直退到這裡來的。又李方才放心，重復慢慢的跟着，跟不到三十多里，日才在西北大船已歇，又李心疑，應龍道：『定是沒處子的王，意思想真做乾老婆，怕走遠了，追不上哩。』」

又李笑道：「不差這色，之一字，真也利害，沒雞巴的人，還是這樣失魂落魄，智何況其他？兩人正坐說，笑臉值元虎走來問信。李備細述知元虎大喜，便不回店，與李四散等候。又李守着那日頭，再也不肯下去，心裏真是焦悶。又見大船上水手空着沒事，總在船頭船沿躺着睡覺，暗想：這班人如此好睡，夜裡必然驚醒，昨晚已經脫空，今日多分又是說破帳哩。那知這念頭一動，竟越煩越急，起來着急，一會忽然失笑，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口盡心竭力為之罷了。作此無益之想，有何用處？因踱至沿河酒店，中小酌三杯，那日光早已鑽入山中，不覺太息道：『月月的時刻，本有一定，只因人心動靜無常，遂分遲速，所以養心是第一要義。』」

暗暗的嘆一番，已是金烏匿彩，玉兔生輝，漫漫的還了酒錢，走到小船邊，來見翠蓮，上涯打楫，已畢，將近前去估量，那索純是生絲絞成，知其牢固，照會元虎應龍四散埋伏，等到二更天，大船上艙已開，碧蓮把小船輕輕的點過大船邊，來將索穿進鐵環，緊緊的扣姊妹二人飛身上船，問那女人如何認得？白鶻鵲道：「他是文相公親人，也要上去見面。自知碧蓮道：『既如此，咱們各把衣服遮飾頭臉，咱們作起法來，這索就變了一座金橋，穩穩的駛着過去。』」

鵲鵲等因是素店請來，知有本事，憑着調度，碧蓮翠蓮各負一人在那索上，如飛的直前，過對岸來，那知兩人同在一索，背各負一人，身勢太重，正到中間，把岸上的木樁直拔起來，這四個女子便隨了那繩，向河裏直淹下去。又李同元官二人正在岸邊接應，俱嚇出一身冷汗，又李眼快，疾忙一手拿住大樁，用力往後一撥，那索便直綳起來。碧蓮翠蓮來了，這勢四隻蓮瓣，如在冰山上滑下來的，映着雪白也似的月光，分明龍泉太阿從空擲下，碧蓮翠蓮定方到地，大船上水手能工一齊發喊，岸上兵丁緣天

一時俱起，又李等吃驚，非小，望着野地忘命而跑，跑了一更多天，碧蓮翠蓮道：「咱們跑得吃力，再不能這樣跑法了。」元虎道：「後面四散都有。」

火光倘被赶上豈不誤事。趕得你們是空身跑得如駕雲一般。可知咱們背上有人。趕得道咱們四人輪着馬便跑得快。應龍道：「還是你同嫂子慢慢背了他跑去。咱與元哥哥在後看着有追的上來，拚得與他放對。」又道：「若要拒敵，也不來找你們了。沒有碧姐輩姐在此，就是元哥哥背負原由，也不妨。今既有女子自當以女人背負為正。此時緊急關頭，儘可勉力還來，強為支持。此德又李斷不敢忘。碧蓮趕得跑，比前更快捷。恩爺如此說，咱們還要命嗎？」一口氣直跑到天將明時，在一個荒墳堆裡放下背上二人，自己倒於地下。不省人事。又李心痛異常，忙令元彪應龍各抱其妻，平立於地，用手從心口徐徐摩至小腹，免使熱血奔心，壓了好一會，方才蘇醒。應龍與那女人骨節酸酥，臥地動搖不得，歇息片時，東方已白。又李把那女人細看，叫聲：「阿嬌，你不是劉大嫂麼？你如何在這裡？」玳姐現在何處？那女人果是石氏，正在神魂飄蕩，忽被又李喚醒，勉強爬坐，哭叫道：「又相公，奴家與玳姐的事，真是一言難盡。元彪道：「恩爺如今且不要問他，天已大明，急切尋一個所在安頓才好。」又李應道：「大嫂，你只說玳姐現在是死是生，別的情節待後再說。」石氏道：「奴與姑娘同落騙局，奴先出轎投水，遇救，娘定然也尋自盡，只是奴家丈夫可曾尋着相公？現在是生是死，也未求相公一說。」又李大哭道：「劉兄現在乍浦，玳姐你好命，若也剛哭得這一句，急急捂着眼淚起身，四圍道：「這里是什麼地方？應龍道：「昨晚咱們亂跑，也沒管東西南北，這一處相近富莊，這三更天竟跑有一百六七十里，怪着身子，是這樣疲乏。」又李道：「相近富莊，難保定只有二百多里了，且到保定再處元彪道：「何不到咱們山莊裡去？」又李道：「這離山莊遠近，離保府有事人奔近不奔遠，保定有我家叔在那裡作教，又有家眷同居，尤是當道但保府兵捕極多，你們俱是生人，恐有不便。碧姐輩姐疲憊已極，更該回去歇息，只是勞你們夫妻吃許多辛苦，受許多驚恐，現在一無可報，惟有感恩而已。」元彪道：「蓮應道：「小人等受恩深重，此微小事，也提在口裡。小人們竟依恩爺吩咐，即此拜別，同回山莊去了。」說畢，齊跪。又李亦跪下去，說道：「我勞了你們，正要拜謝，親親石氏流忙爬跪道：「妾等蒙四位救出了天羅地網，此恩此德，何時得報。大家連拜了幾拜，起來分別。又李道：「親娘等，路上行走，不便須與碧姐輩姐一換。親親把身上銀紅衫子、月白紗裙脫下，石氏脫下一件朱舊元色紗裙一條、白紗衫兒，將碧蓮連連身上。一色兩件青布衫、白布裙換來，看分別後，親親重復拜謝。又李與石氏搭扶看接，上富莊來，走有三四里地，石氏尚可支持，親親再強不去。又李回頭看時，見他滿面香汗，氣喘無休，暗忖：「如此走法，何時得到那邊？事體發覺，文書飛遞過來，各處辦這事，正在心焦，只見兩輪車子推過前面，一輛是空車後面一輛裝了幾十女僧。又李看那車沿上坐着一個小尼，頗似認識，却想不起因何事往何處去，可肯帶人。那車夫歇車，答道：「咱德州放空回保府去的。」又李忙道：「我們正要到保府去，要多少錢可搭了我們去？」那後面車子直開過來，只聽那小尼道：「真好像文相公。」又李因事在身，不敢招認，車夫打着牲口已如飛的過去了。這裡車夫討要五百個大錢，又李許他四錢銀子。車夫歡喜，應承親親，與石氏勉強爬上车去。又李坐在車沿上，走不上半里，親親頭微倦，被車相碰破石氏額角上，也撞出血來。又李无奈，吩咐車夫緩行，一頭暗想：「前車小尼究竟是何人？如何知我之姓，未免出神。光景車夫留心估量，只顧疑惑起來，道：「爺們俱像南方人，在那裡來？怎沒雇車連牲口都不雇，一個行李也沒，一些多分是拐帶私逃，倘被人追趕着，連咱都有干係不。」

如原下車去咱原趕車去罷李公道你瞧我可不是像往常人口的麼我原是南方人這兩個是我妹子從水路到濟甯雇車上保府投親不料車夫是个歹人昨日到新店地方我在後面出恭兩個妹子下車往高粱地裡去小解那車夫打着牲口如飛跑去把鋪陳衣服盡數掠去你這人也不識反疑心我是歹人車夫說道不是咱瞎疑心因沒有行李出神提鬼那知爺是遇了拐子心裡不自在爺不知道咱們這一行人多心別常有這般歹人弄出事來連累咱們李道爺說要在保府投親投的是那一家又李道我投的是姓文現做保府學教官車夫道原來是府學學老爺一家怪那車上的女師父叫爺是文相公哩咱這車子要從南門過去送爺到大街下車就是這女師父是貴州王府供養他們都是非方人怎認得爺又李道我正是心裡不明白却被你問窮了因復想小尼一會忽想起璇姑之事要問石氏石氏與鵲鵲懷抱而睡知他困乏已極不便驚動坐了一會疲倦起來就盤着腿兒在車沿上一仰一合打盹車夫暗忖這真是初出門的人不知利害難怪看道兒慢慢的由着他牲口自走不來管費三人這三人俱在之極常睡不醒畢竟文李先覺把眼揉揉看那太陽已是衝山時候車夫又道爺這樣好睡連咱也打了許多盹前面是河間府在城外下店明日不是這樣要趕緊着走哩須臾到店店主因沒行李不肯留宿轉重夫詳細說被拐情即方留在一間廂房內住下吃過晚飯又李回石氏說道店中人已下滿沒有空房男女不便同宿你同鵲鵲闔上房門穩睡我在窗外坐夜石氏自想鵲鵲鵲道要尋俱沐相公救命之恩素知相公是坐懷不亂的正人連日辛苦已極止該歇息容妾等坑邊坐守也是無碍又李正色道常則守經變則從權到不得不坐懷少時方可行權今日乃守經之日非行權之日也若自恃可以而動輒坐懷則無忌憚之小人矣因即扣上房門撥條板棧在窗外坐夜石氏知道又李性情就門上房門同鵲鵲和衣而睡又李看那上房垂下竹簾簾外插着屏風知有客着不敢再視垂頭靜坐生到一二更天聽有許多聲口逐店吩咐下來明早不許放人出店候官府查驗明白然後放行吃了雞鵲鵲事情徐作刻只聽各店柳聲一响十分嚴緊更是有着忙見隔壁牆上驢夫上料聞其緣故驢夫將德州河下都去官女飛報沿途協掌及本府接看書要逐店查點的話一五一十告訴出來又李嘆口氣道咱晦氣攪這客人要早此趕路好卸掉這載偏又扯出這事明且不知守到多少時刻才得動身哩李問得明白更覺慌急暗忖若是只鵲鵲一人還可負之而逃今又有石氏同來一身斷難兩負轉轉思思元一良策猛然抬起頭來只見上房屋裡一个大漢戴着范陽笠穿嘴邊例捲紅羅褲身裝束如富貴一般飛身而下閃入屏風裡面又李坐在暗中看着月光中甚是明白忙躡足走入屏內見簾本半捲牆已大開屋內絕不動靜躡足至左邊房外微有聲響見那大漢在房內拖過一个女人將一把尖刀往心窩裡用力擲去又李跨進一步疾忙飛腿錦的一聲把刀踢落那大漢側身一腿橫封過來李躡身搶入大漢膝下那大漢見不是頭數是歎一聲縱出房去又李也奔出來那大漢已飛上側廂房簷最末不見又李恐其復來站立簷下只聽背後有人叫着文相公回頭看時正是車中所見小尼因急問你是何人我甚面喜那小尼垂淚道小的的是夫老爺家小廝名喚容兒淹在西湖被人救起房內尼姑不是好人把小的落髮引誘人家婦女幹那邪事哩又李大喜道原來你是容兒因你改姓再想不起裡面有幾个尼姑沒有殺傷嗎竟道都沒殺傷只是兩個人人都像着鬼一般

說不出話小的正出來小解見那太漢利聖縣在暗裡被他拿住如今幸遇相公他們又優着鬼祟不如跟了相公連夜走出店去罷
又李歎口氣道我自己有事現沒主意那能帶你出去容兒忙問何事李道我有要緊事到府去今被官出差查點不能早出店門各
兒接說道這却不妨只是怎樣救得小的回南方好又李急問道怎說不妨你取有甚主意嗎容兒道房裡兩個尼姑是景州王府供養老
尼更是七姑娘的師父店家都知道極怕他就是河間府的太太奶奶那一個不奉承他那太爺更是怕他勢力如今文相公是救他
的恩人只要他醒得轉來他便帶相公出得店去多李大喜道既然如此我和你進去且救醒他來我得脫身才可替你打等看同容兒進房
去在盆內取出火來點着桌上的大燭看這地下女尼約有四十上下年紀面如滿月渾身白胖眼睜睜地看着又李又李取條單被遮
好在口內挖出一個大麻核桃又照炕上一個有二十多歲年紀有五六分姿色赤体仰臥忙把炕上亂衣堆在身上也在口內挖出麻桃
見桌上有茶叫容兒斟出兩盞警兩人漱口抹出涎沫面盆內貯有沈麝的清水每人灌下數盞停了一會各各醒轉遮遮掩掩的穿好衣
袴拜謝李李活命之恩又李拾起地上寶刀交給容兒藏起不及問他緣故便道你們不須拜謝也休說感恩圖報的話只我有一件要緊
公事到府去面商今日府裡差人吩咐店中諸各明日俱要候官府來查驗明白才放起身便懷了我的正事只要你們早些帶我出去
便算報了我容兒不待兩尼開言就先說道爺救小尼等三命勝是重生父母這些小事家師們自當效勞因向老尼道我們正要到你
府若得這位爺同行一路便可放心這是極好的事那老尼是嚇破膽的連聲答應道這事全在貧僧身上毫不相瞞貧僧真修是景州王
府刺建這河間府太太也做個貧僧的內外那一個敢拗着貧僧的言語爺信請放心明日一早吩咐店家一同出門便了貧僧也往保
府路上還蒙爺管駕能有其事多消到縣林庵來貧僧自有報答又李道路上倘有意外都在我身上關津若有留難都在你們身上你們
放心歇息我自在外防守一到天明來知會同行便了因即抽身出來仍向側廂邊坐下已是月光西沒約莫有四更時分又李收攝精神
靜坐一會聽那梆聲已轉五更走回槽內叫起車夫整頓車馬車夫歎着氣道走不成通是爺們不肯赶路的事今日不知中到怎麼時
候哩又李道不妨我已向上房老僧說明同看早走的了車夫喜得打發道那女僧是王府裡面的人他自帶着同走怕走不成他原認得
爺係是府裡那一個官府不熟識爺想是來過一遍的了咱就收拾起來爺再令他說結實了又李走到上房敲門窗裡面容兒連忙接
應收拾起身然後把自己房門卸下扣兒裡邊石氏已披開門問大家打點上車店家走來攔阻那老尼咳嗽道這位爺這兩位姑娘都是
咱認識的太爺有甚說話你口說出咱來就是店家道德州河下大盜劫去宮女官都要問罪書片的文書下來那老尼不待說完捺着
胸脯道你這廝還敢多說這位爺須不是大盜這兩位姑娘須不是宮女便算是大盜宮女咱放走了須到不的你這廝來放屁辣騷元的
不氣死了人那店家嚇青了臉忙道小的沒說元小的吃了獅子心豹子膽敢放屁辣騷元做好歹發放店家開車出店坦然而行直
到板橋歇車打尖只見店門前已掛有告示許多人圍着看念李隨了尼姑一擁而入便不顧嫌疑同在上房坐下老尼吩咐備葷素兩

讓李等三人在左素庫不過幾筋豆腐之類輩席是四大盤噴飯滿堆着白片豬肉白斬雞肉醋溜鮮魚油炒雞李中間一大碗雞肉汁湯拌此粉條一大盞燒酒三付盤着三個鹽醋碟兒各是一碟蒜泥一碟太葱一碟陳醋一大盤薄餅雞鴨石氏相顧錯愕又李更不辭謝拿過酒盞連飲一二十杯把碟連夾雞肉按酒將薄餅捲着塞滿大嘴而吃復吃了十數碗飯托一大盤餅兩大盤肉一碟蒜泥一碟鹽醋兩碗後覺傷傷腹脹噁去了大半碗肉湯兩個尼僧都咬着指頭噴噴羨慕店中夥計都看呆了李讓石氏等吃飯起身出店自看那告示只見上寫道

北直隸保定府安州正堂為飛移協緝事本月十三日已刻准 山東德州關橋本月十一日三更時分有大盜百餘人明火執杖突入 掌司札監事東廠太監府貢船劫去絲女一名許氏在船人等及汛兵更夫救護不及在逃無獲事干

宮甚處分嚴切除通詳 各憲添撥各省各屬密緝嚴拿外合就飛移為此合移煩為查照來文事理布即廣差兵捕飛行緝拿並查照後開年貌在於所屬城市鄉社關津隘口大張曉諭有能截留絲女送官者賞銀一千兩截獲盜首者亦賞銀一千兩獲盜一名者賞銀五百兩知風報信者賞銀三百兩等因准此除飛詳 各憲并選捕勒緝外合行曉諭為此仰州屬人等知悉查照後開年貌有能緝獲報信者即照來移賞格在於本州庫銀內照數賞給倘敢知情隱匿指引逃匿匪首不報即照本犯治罪慎毋以身試法致悔噬臍之悔毋特示

計開

絲女一名許氏小名鵝鵝年十九歲瓜子面粉白色兩頰微紅眉細耳垂珠額廣額長唇紅指尖髮長黑齒細白肩垂腰細足小不及三十揚州聲口醫棉素白玉簪一枝赤金如意一枝耳上赤金丁香一對指上碧玉戒指一對身穿銀紅紗衫白紗襯衫月白紗裙足穿老雅青緞白綾平底鞋身長八尺八寸大盜百餘名不識姓名俱擒脫

成化四年七月十三日示 實貼板橋

又李約略看完且驚且喜只聽眾人紛紛議論有的說這夥強盜膽大絲女都可以劫得的嗎有的說這事情大了必要破的有的說定是東阿縣那一班義士劫去的有的說東阿縣義士不愛酒色還是出東登萊等府那夥強盜洋大盜做出來的有的說十一日三更時分的事再到不得這裡有的說這裡近京地方共捕又多強盜法不敢來況且有自餘名那處放走是下海去的有的說這夥太強說不到這裡來就站在對面唱個也只好瞪他一眼那當錢休想得的他成眾人都笑起來道強四海賊付誰想天驕內吃哩又李含笑入店眾人用飯已畢瞧着鵝鵝上並無玉簪悄悄吩咐耳上丁香手戒指除下把石氏簪上一根銀局分出來換去赤金如意簪了上車容兒復近又李身邊多李設法帶回并問西湖翻船之事李道那日一船人都救起來幸你舍金羽小姐我住在府學文教官衙裡你

宅門叩見過觀水見石氏等站立院內問是何人李道少刻細覷且請他兩子進去見了嬌母觀水自同又李進內一面叫了纔出來領了石氏等進去又李將別後事情約略述了一遍觀水道時事大非吾將歸隱然有心存救世者未嘗不嘉子之汝之收攬人材銷除逆焰皆我所深喜至鵜鵠之事宜待大數稍定同我家眷回去方為穩便因吩咐打掃內室與鵜鵠石氏居住自與又李在書房宿歇暢敘離情次日晨外俱有便席把璇姑之事暫擱一邊直到十五日黎明起來觀水到文廟行香又李進內鵜鵠方始問明梁公下落又李方始叩問璇姑事情石氏方始噙着兩眼的淚一告訴出來止是

萬種愁心言不盡

兩行清淚拭難乾

總批

雙蓮欲背負兩人於案上走過若非曲城江中眼見何佳其行險方知第十七回即為此處埋根之妙

走險究不若用船妙在隔日雙蓮提船先伏曲水殊絲之警在他人視之索險於船自信在雙蓮視之索固不當平地非若小船之易提也雙蓮云可不穩麼雙蓮云此法甚好又李云我是知道的絕技驚人是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小船易提或填土或填鋪不愈於走索耶士不易提鋪須另購而大船適有鐵環祇費打機片刻工夫豈不省便且以雙蓮絕技而置於无用反為另起爐竈指主購鋪豈非笨伯

准主意用索故先看提船一事非不能船也蓋用小船則不拉動大船之力即有警覺何至船上水手舵工一齊發喊岸上兵丁繃夫

一時俱起發出十分氣勢便又李等急命奔跑李弓不開滿機不踏足發出箭括必不穩捷文字便減顏落色且无此忘命奔跑不能近保定而遠求阿又李便不即進言先與前數回層層遞卸逼入本傳之旨內擊矣此為匠心經營

不拉動大船不特減落顏色與逼入本傳之旨內擊矣而趕救鵜鵠金非雙蓮又李竟无一毫用力處矣此處寫又李處處以全策全力

歸之為古今銘略另開一生面若金非雙蓮便與天下无雙人間第一標題不合今於木橋拔起四女直淹之時用又李一手綽佳使

雙蓮垂成幾敗之功轉敗為成而趕救鵜鵠之金非雙蓮者變而金非又李方是另開生面與全書一色機杆也夫然後人為天下

无雙之人書為人間第一之書水手一喝非太監分說幾至決撒妙在前回極力描寫風監心熱渴欲其來此處便不妨暢口分說而

偷人一語如燈光四射滿屋照亮却仍是雪中一爪捉摸无蹤尤為神雋

結乾夫妻乃風監必至之情非便坐也天下人好淫至和尚極矣而太監欲突而過之以更无發洩處故也袋鏡顛倒實弄人貴勢許

官奇屋奇魚肉天津担闊轉衛煩難層層劇創幾於構魄鉤魂而前在揚州數語想入非非直欲令人拜地不起

木橋直拔起來四女直淹下去與雪城江中船直翻轉繩直淹下對照又李一手扯住索細雙蓮從空擲下與後生刻禁仰船繩便直

細雙蓮飛跑落下對照未有此回先看那回方做那回即注此回鉤鎖伏應之法盡在獨惜此時无岸上五六千人一片喝采船內一

二十人喝采不送而船上水手舵工一齊發喊岸上兵丁繮夫一時俱起又反面對照奇文化文

逐店吩咐查驗放行又李等插翅難飛矣妙在道中先帶小尼一把鑰匙天明即開鎖而去也自結自解真是以文為戲

大漢何人行為何事患之不得悶悶累日世間好書如左史等類每有閱人之筆无此書之屬見查出也然不悶極則快亦不極愈悶

愈決於此書益往喜心翻倒極涕淚滿衣裳

止緝鵲鵲以石附帶圖省累也大盜至百餘名以賊聚難救圍卸罪也有司之巧詐護役之附同古今一轍可發長喙

鵲鵲髮上何以並無玉簪其為奔跑脫落無疑書中竟不補出非破綻也令人自會耳如此忘命奔跑而極滑之素玉簪猶不脫落乃

真破綻耳於此愈見作者之周緻

第二十六回

了髮憐月貌漏洩機關

公子戲花容安排坑塹

原來石氏與璇姑自成化三年五月初五日夜裡搬到皮匠張老實家中到初八日劉大往吳江嘉見素臣商議等了十多日不特素臣不到杭州連劉大也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石氏姑嫂甚是着急每日哭者張老實去求神起數折字占龜也有說為事耽擱也有說因病淹留也有說就有信息也有說出月回來紛紛雜雜把兩人早鵲突突的哄過了一個多月到後來率性不去占卜了納着頭鎖曰你看我我看你如泥塑一般出神呆想到了七月十五這一日老實作饗了祖先備下一桌素飯請石氏姑嫂過節老實的妻子張媽道我們同宅住房的人惟有你我男女俱無成年沒有喜事的酒杯兒也沒給他們看見他們家裡時常娶親嫁女送禮行盤都請我去去吃過喜酒如今這一席雖是素菜却也好看劉家姑嫂兩個因大叔沒信終日愁悶茶飯都是懶吃此時天氣又熱剩下来的可不自枉掉了我的主意要把這三四家鄉金請來坐坐一來逗了我們的禮二來講講笑笑替姑嫂兩個散一散心你道好麼老實連連點頭說你這主意最好張媽就連忙走過前去把這些錢金無非是趙大錢二孫三李四的妻子強拉了過來一面私向石氏姑嫂道今日是專為你兩人買這點子素菜到是他說你們終日愁悶該請幾位隣舍來幫着你說些好話散散心石氏璇姑心頭有事那裡耐煩當不得這張媽死推活扯只得走將出來與眾人相見那四個鄉婦裡面本是錢二的妻子有錢李四的妻子有嘴便是李四嫂先開口道阿哟再不曉得大姑娘家裡藏着兩位天生的美女草草些給個信兒叫做嬌子的早瞧一眼兒也是大娘的陰陽石氏道大娘休得取笑那錢二嫂便道真個好標致人兒寡過裡邊這這嬌娘姐姐就是我那單家表妹也沒這等身分李四嫂說的一點子也不錯哩石氏璇姑有事在心懶懶的避了幾句眾鄉婦坐上了席一面吃酒一面說話嘈嘈雜雜的正是興頭忽見門外一個眉清目秀繫着雙丫髻的一個小孩子朝着屋裡嘻嘻的只自笑只聽李四嫂囑的一聲直立起來道大姐連日怎的惱着這會子好風也吹了仙人下凡哩這又不是我家說不得貴人不臨賤地屋裡有兩個美人你可瞧一瞧兒怎的就進去呢石氏聽說向門外一聲口見雪白一個臉兒在門縫裡瞧着璇姑李四嫂早已跑到門外一把拖住說道我白磨了嘴破唇皮怎的聲也不回我一向兒那姐兒總不言語只是搖着頭迷迷的失慌得眾婦女都趕出去張媽推背錢二嫂拉

手姆的幫着扯勸李四嫂便抱起小孩與他親着嘴兒說道貴哥兒可要豆羹餅吃那姐兒方始出門石氏玳姑只得站起身來大家廝見老實連忙送出一付杯箸又向錢二嫂家借過一張竹椅方纔坐定錢二嫂先向石氏說道這位大姐叫春紅姐是大奶奶房裡第一位得用的姐姐坐房米房銀庫錢房是處的鑰匙都是他掌管大銀子都托他轉使各處的帳目都靠他管算李四嫂接過說道這貴哥兒是大奶奶親生的公子別的人誰敢近他他只托這大姐照料一家大大小小裏裏外外誰不奉承這大姐誰敢在他跟前咳一個嗽兒我這大姐姐且生得好性格兒每日歡天喜地待着我們重話也不肯說一句兒我這大姐做得一手好針線就是裡面娘們一個賽一個的好花繡都比他不上遂寫得一筆好字看得一肚好書打得一手好算盤猜得一口好燈謎知機着數見景生情與大爺大奶奶就是合他穿着棉兒恰好到沒開交兒張媽道嬌子們只顧說着話也替我勸大姐吃杯酒兒李四嫂笑道我只見着他心裡就喜歡把酒都忘記了大姐你可乾了那一杯我好來斟大姐那春紅待說不說的道我實是吃不得這幾日不知怎麼心裡煩茶飯都懶待吃裡頭作饗我只呷了一杯酒別樣都給小蓮吃了這兩位是那裡人幾時來的生得好模樣兒這位更是齊整整還沒出門哩我常在這門口過怎通不見一毫影兒李四嫂道這位劉大姐是張大娘的嬌子這位玳姑娘是張大娘的姑娘還是個閨女哩他兩位來得久了因心裡有事總沒出房張大娘又是古執的人我們也沒敢來呼喚今日大家都有節事却被張大娘講得認真纔來擾他纔得見這般美人劉大娘方纔還說我取笑哩如今連大姐也稱贊可知是真的你還沒知道哩就是上等畫的人兒他也不肯輕易說他一聲好他說好時誰敢再說個不好這就是瞎眼婆子只好打入孤老院去了李四嫂正在嘈雜只見一個小丫鬟跑得氣喘吁吁的往門裡一張喊道大姐原來在這裡我那一處不尋到快些進去罷大爺要你去哩快些罷大姐好大姐春紅嘆了一聲氣你看這個樣兒可是使了兵馬渡過江來嗎也沒這個樣兒那小丫鬟揩着臉上唾沫道那裡是反了兵馬是大爺等着出門說是天熱要換單衫袍子哩你只是坐着不肯去看紅道你先去罷不要裝那腔兒你說我也進來了那小丫鬟如何敢去春紅道我還要問問這位姑娘的話兒你哭喪着臉兒怎的你也瞧過這樣好美人兒那丫鬟真個仰着面把玳姑孜孜的呆看慌得張媽沒做理會只得勸道大姐不是我不會做大爺的性子好不利害你又不肯吃些子東西你和哥兒進去一進去停會再和我家玳姑娘攀話罷春紅笑道這倒也不怕他他有性子便怎的人在牆子裡坐坐怕跑了街上去出着他的醜嗎李四嫂笑將起來道好大姐你這般王人兒你只不肯上街你還說是出醜麼那些太官府家的太太奶奶都不敢見人了張大娘你是不知道他大爺的性子利害可知這大姐的性子尊貴多哩他見我們以下人兒他倒和氣肯下意見和哄着說笑他大爺容易要他一個笑臉兒倒是難哩他也是與這大姑娘有緣一見面就要與他叙個情兒等閒大鄉紳家姨娘小姐他還不肯和他甜甜的說句話哩四嫂正在奉承只見外面又跑進一個丫鬟來驚地看見玳姑呆了呆便罵着那小丫鬟道有你這了頭大爺那樣急你還在聽說閒話快進去捱馬鞭子罷小丫鬟慌得哭起來道我這麼不懼大姐總不動身春紅斜睨了一眼道就總推在我身上我自愛說句話兒玉梅妹那單衫袍子摺在裡間第七隻櫃子上插金皮箱裡你也在房裡的須不比小蓮吃飯還不知飢飽什麼就不記得了總要支

使我那玉梅忙陪笑臉道：「好大姐是我說錯了，我也知道只是沒有鑰匙，大姐你不進去也罷，却只苦了小蓮省了他一頓鞭子。」罷春紅懶懶的立起身來，抱過哥哥兒道：「罷我進去了。」再來玉梅小蓮歡天喜地簇擁而去，正是：

積龍成驕

積驕成貴

處士盜名

鄙夫竊位

春紅等剛跨進房，連公子便把小蓮劈面一掌，被春紅一隔，說道：「做什麼便打他？」大奶奶道：「春紅，你也忒沒要緊，小蓮來弄你，你就進來罷。」春紅笑道：「哥哥兒要往大衙裡頑去，走到張老實家門口，只見裡邊兩個女人，生得好模樣兒，一個年紀小些的，更是齊整，我心裡愛他，那大奶奶聽了，春紅一眼道：『你快去弄紗衣罷。』有許多閒話，春紅噓了一聲，慌忙放下青哥，自向後房去了。這公子就如熟石頭，蟻在房裡團團的，只顧打旋，春紅拿着紗袍出來，笑道：『好性急的爺口。』今日是好日，嗎？那公子不及回答，披衣而去。大奶奶埋怨春紅道：『你這張嘴，生來是這樣廠的，我可也捨得你住，你看大爺聽着你說話，喜得他那樣兒，那魂靈兒也飛了出去了。你見他打旋，你說他是高出門去，這樣性急，我倒猜着他要到張老實家去，會那好模樣的人兒，你就天生這張好嘴，嘴兒也這句話，把春紅便說呆了，懊悔不迭，道：『我怎生這一張嘴，嘴兒總為那一個生得可愛，把心就昏了。』大奶奶我看那個女子，相貌端莊，性氣高傲，不是容易上鉤的。這兒大奶奶道：『你說得好風涼話，說你大爺的鬼見識，鬼遲是數得出來的，更有那攀着聲，攬着肩，梯已的人兒，你不肯上鉤，他沒有太大的網兒，攔着河來撒你的嗎？』春紅道：『大爺真個把網撒下去，春紅幫着大奶奶把磚兒、瓦兒、瓶兒、罐兒、雪片的打下去，包管擦破了網兒，趕掉那魚兒，他也只索提著空網兒走罷了。』春紅白與大奶奶商議，公子却如飛跑到張老實家在門縫裡，失聲驚怪的張着裡面那些隔婦，只顧張家長李家短，夾七夾八的亂嚼。張媽只顧勸着吃酒，吃菜，石氏璇姑只顧出神，呆坐由這公子，規規畫畫，沒一人瞧見，直到眾人將及起身，公子方纔進去，劈面撞着春紅，迷迷的笑着，說道：『大爺沒去拜客麼？在那裡來？』公子並不回答，直奔鳳姨房中去了。這公子名叫連城，頗有才貌，性極慷慨，父親連世現任兵部尚書，母親和氏隨任在京，因家中產業甚多，留他在家掌管，却不耐煩，這些收租放債事情，惟好煉丹採藥，覓柳尋花，虧得正妻劉氏強幹，有才把持家事，正妻之外，尚有三妾，這鳳姨姓單名喚鳳迎，父親單財是仁和縣中仵作，因合錢二錢，有親鳳迎時常來往，見公子垂涎其女，暗令通姦，潛行捕捉，詐了一主大財，然後嫁至府中，做了第一房的姬妾，家中俱呼為二姨，生得瘦小身材，心靈性巧，因大奶奶頗有醋意，拘管防閑，不能任聽公子作為，他就翻轉樣兒，不做醋醋，却做鴿鴦，專一迎奉公子，替他出些鬼計，奸騙外邊女子，公子愛之如同掌上之珠，爪中之肉，憑着大奶奶這般風力，一月之內，定要在鳳姨房中睡着三夜，五夜，鳳姨見有功效，一發貼心貼意，替他畫策設謀，這日公子走進房中，一口就把璇姑之事，說知鳳姨，笑道：『這有何難？是在你家牆門內的人，怕到飛到那裡去？只要使大奶奶和春紅知道，包你成事便了。』公子連忙抱在懷裡，急求定計，說今晚就要謝媒，鳳姨迷花眼，笑勾着公子的頭兒，說道：『天下事有了銀子，沒有做不來的。』只消叫張老實到一秘密所在，許他些銀子，叫他做章頭，或是與那女子明說，或是暗中照應，只要弄得上手，便是果然貞烈的人，也只要索順從了，却不可使春紅知道。公子道：『果是妙計，但張老實本分的人，從不肯做虛假的事，故此人都叫他張老實，就叫出了名。』

他如何肯做拿頭呢。鳳嬌笑道：「大爺怎樣沒見識，隨着他是不去。實人見了銀子，就不去實起來了。你率性和他直說，做得成給你許多銀子。如今先給你許多，若不肯做，就送你到官打你許多板子。連夜趕出屋去，叫你去拿銀子。露天去睡覺，他寒黑的眼珠見了雪白的銀子，又怕沒屋住，又怕捱板子，又想着後手的許多銀子，他還肯去實不依你嗎？只要春紅不知大奶奶就無從知道。這女子就穩穩上鉤，這就是你女兒一點子孝敬，這幾句話真得公子心花都開了。把嘴連連親着道：『我的心肝，你怎便有這這意？』我若出兵時，茶壇拜將，定要封你做個軍師，理說罷，放起鳳嬌慌忙走出房來，恰好撞着春紅，瞧着眼道：『大爺，你出去拜客，是幾時回來的？』這會子晚了，怕夜涼換去了單衫罷。公子忙道：『我這會正熱，得慌，方纔忘記拿扇子。』如今還要出去哩。春紅笑道：『白日裡就講鬼話，現拿着湘妃骨兒扇子去的，敢是忘記在那一個房裡也忘的？』公子已走過花廳，搖着頭道：『正是忘記在書房裡。』如今去就春紅再要說時，他身影俱不見了。春紅暗忖：『大奶奶真好神，猜你看他那樣兒，赤緊的幹那兩兒去了。』公子走出花廳，向夾街裡抄過花園中來，那花園與這邊住宅是一樣，兩所大房，這邊房子靠西，前後共有七進，那邊房子靠東，只得四進。後面三進基場，像做一個小小花園。這邊前開大門，對着大街，後開水門，通着城河。那邊前後俱是圍牆，兩邊各不相通，中間夾一長街，口第三道長街中間開一角門，通過東邊去的。這公子因好外道，供養着這三三不四的道士，在內講咒、爐火之事。只許男人進去服事了，教僕婦除做鼎器以外，腳尖兒也不敢踏進一個去。這公子因鳳嬌囑咐，怕走漏消息，故此走到東邊來，不去驚動道士。自在前邊一間密室坐下，着一個小廝去把張老實叫將來，悄悄的把鳳嬌所教之言，從頭至尾說一個明白。在袖裡摸出十兩一錠雪花，似放着光的銀子，說道：『事成之後，再找九錠，嚇得那張老實啞口無言，半晌出了神。去公子喝道：『你休裝，做啞，肯依則依，如不肯，依立刻押你去推你子攢你出門了。』張老實一則怕出屋受刑，二則從沒見過這般銀子，果如鳳嬌所料，把良心嚇過一邊，說道：『銀子是不敢要的小的，回去與老婆商量，當來回覆大爺罷了。』公子大喜，道：『這事成了，不特所許九十兩銀分毫不少，將來還要賞着顧你哩。』只是明日就要給我回信，這銀子你可收去，不可推却。老實連忙答應收了銀子，來家悄悄與妻子說，知張媽甚是埋怨。老實道：『我原不肯應承公子，要說送官，今日就趕我們出屋，又要把你去拶拶子，你說當得起嗎？』張媽也是害怕，却見老實拿出一錠銀子，吃了一驚，道：『這銀子有這樣大的？我眼裡從沒見過。這是給那一個的？』老實道：『這是公子賞我的，事成之後，還有這樣大的九錠，還要另眼看顧我們許多好處。』在後頭哩，張媽越為喜，笑着說道：『這便是不假許多，只是如今怎麼去說騙他？你夫妻兩個捏緊了，那銀子出神搗鬼了。』一會總沒計較。張媽道：『且藏好了銀子，拿夜飯他們吃了，和你到床上去再想，於是忙忙的拿了夜飯，送到石氏屋裡，想要說些什麼，又沒處說起口，是呆立石氏道：『媽請便，我們吃過，收到籠上來罷。』張媽只得出來，直到上床，兩人爬在一頭，睡了。細細商量，老實忽然想着主意，張媽連忙根問老實，又道：『不要不要，張媽道：『我倒有主意了。』老實正待問時，張媽連連搖頭道：『也不好，也不好，直到更餘，老實方歡喜道：『這是極妥的了。明日你就騙他，他姑嫂兩個進去拜見大奶奶，再不就說大奶奶叫進去料，他不敢違拗。我自與公子說，知在二門裡候着，搶到花園裡，成親你說好麼？』張媽道：『幾日前我曾勸他，裡邊去見見大奶奶，住各房走走，散散心，他們把頭幾手搖落況，且裡邊人』

多口雜白日裡拖拖拉扯鬧得大奶奶知道了不是要子我如今真有一條好計了老實忙問何計張媽道你便出門去了借宿在親眷家我便推著害怕劉嬌子來相伴教公子預先伏在簾下等他自到張姑娘屋裡去他見公子這樣風流年少款款也有了老實大喜道真是妙計他就不肯男子漢的力量張媽可是攔得過了到弄了手生米煮成熟飯公子有的是銀子張姑也是沒見過大銀子的怕不情願我們這一錠銀就得的穩了張媽笑將起來道可是我的主意好呢我成日聽見裡邊殺豬宰羊哥兒姐兒吃得滿嘴的油我和你好的時候過冬過年也只買得半觔四兩的豬肉這羊肉總沒有嘗著他是倖仔味道如今有了銀子要你買一觔羊肉醃著蔥醬和你吃一個快活老實道我和你還是做親時節做的棉褲總穿了一年就當折了至今沒有傍著棉褲的影兒這事若成了我還要做出兩條藍布棉褲大家受用哩張媽道這更好了將來銀子多了每日買他兩塊豆腐多煮些油和你肥嘴兒我和你四五十歲的人了又沒有男女有了銀子連不受用受用真是個痴子了老實道休說後來許多看顧只有了他後手九錠銀子也不愁沒男女了拚着一錠大銀討一個鬻鬻了頭生得一男半女我與你老來都有靠了這張媽正在歡天喜地忽聞此言發極起來罵道你這老失時老短命我嫁到你家替你燒茶煮飯洗衣刮裳鋪床掃地搗米舂糧一日到晚手忙腳亂略略空閒還替你上兩隻雞兒這樣辛苦可曾嘗著你半觔四兩魚兒肉兒有一頓沒一頓的捱飢忍餓到如今還是我出了主意賺來的銀子你就要討起小老婆來你叫人心裡疼也不疼你這天殺的可比那強盜的心腸還狠著三分我好苦也我好苦也張老實急急辯說道不要笑隔壁人的聽見了不是要子我和你說笑話哩誰要討小老婆就是活罵龜孫媽那裡信他只是嗚嗚的哭石氏與張姑晚上洗了脚困剪雞眼及脚指甲還未去睡聽著老實夫妻唧唧嚶嚶却也不在心上這石氏脚上一個雞眼老了再剪不下想起中間屋裡切皮刀兒甚是快利要拿來起他因光看孤拐出來摸那皮刀兒聽見張媽說幫賺銀子就要討小的話老大疑心要聽他個下落忽聽張媽出聲啼哭老實又說隔壁人聽的話就悄悄的提著刀進來自與張姑猜想這老實只得再四苦勸連哥妻羞了一會子不是張媽方總住哭老實忽然的身子直坐起來失聲道不好了手裡布頭便直抹到張媽嘴唇邊來正是

飽暖尚餘先戀慾

歡娛初罷忽成驚

總評

斷筆之妙詳見總論讀者細意體之茲不復贅

文章之緊處全在出筆入筆稍一呆直便如堆木排砌土壘無生趣矣此回入連城之窺張姑則先以春紅之窺張姑入春紅之窺張姑則先以小孩子朝屋暗窺空室如蠶絲蛛網電影燈火入筆至此乃為靈妙文章最忌空窺直入連城之窺張姑至於出神妙在先之以李四嫂錢二嫂春紅小了紫玉梅見者無不色動神飛而後連城之出神乃不嫌於空乃不如登徒子輩略見一裙一袖便出神揚鬼如西廂記所云鶯鶯見五百年風流冤業也

寫着紅鵬貴雖使虎頭復生亦無以過其類上三毛則以一氣字盡之奶奶之埋冤着紅之兩答鳳娥之劃策着紅之慶笑已將後文線索全數提拿在手讀者於此會心思已過半矣

老實夫妻自想吃羊肉至做棉袴豈獨多着油雕刻極矣尤妙在割綳了頭一語變喜為哀全換一機化色乃為想入非非張媽方纔住哭張老忽然直聲失聲不好不特為回末起波且使上文之由喜而苦而和又開出一着急情理尤為奇變

第二十七回

單二娘暗調鉛汞

李四嫂明做黃婆

張媽一手把掉破布頭噉了一聲道這樣醜惡的東西怎直指到嘴邊來你還是留着那清水鼻涕去討小老婆養兒子嗎老實發急道你說這樣話我那銀子不見了嚇得張媽直豎起來這道不是當要的兩人慌忙起來赤着身子各處去摸再摸不着只得向竈下火種內取起火來尋一個不耐煩方從破棉絮籠子裡倒了出來老實舉燈在手吹息了燈商議賊放之處張媽道我有一個罐頭在床底下向來有一兩個錢便藏在內從沒走失如今放在罐子裡去罷老實道好不好一兩個錢不打緊這是一大錠銀子哩被賊提了去怎處不如放在籠裡塞向底去賊便不得知道張媽道賊會提罐子這破棉絮倒不值錢不會連籠子偷了去的老實道除非常捏在手却不得睡真是沒法張媽忽地笑起來道有了有了把些棉絮將銀子裹好揭起草蓆拿一條繩把銀子緊緊在床中間竹片上我和你夜夜一頭睡兩個身子壓住草蓆就有賊來也偷不去了單只怕墊破了蓆子却拿甚麼過年老實道如今有了銀子過起年來還要買一條布褥子受用哩這蓆就破掉了也不打緊張媽滿心歡喜連屁股都要笑起來說道我和你老連亨通了三月裡頭那抽牌算命的婆子要了我一條麻線替我抽着一張牌原說我前世是財主人家的媳婦守着一櫃金銀將來還有好日子過真個被他算着了哩夫妻二人將銀如法藏好整整歡喜的半夜到次日清早張老實急趕進二牆門來公子已出小廳一眼看見連忙叫到密室老實把妻子的主意說了一遍公子滿心快活急到鳳娥房裡坐在床沿將老實之言述了一遍鳳娥沉吟道這算計不甚妥當公子着慌道他少年女子非貪富貴即愛才貌見了我這般風流俊俏的公子有個不情願的嗎我有抽爐換火之法拚得費些精神給他一個甜頭怕他不死心塌地嗎鳳娥道大爺有所不知大凡美貌女子喜得是有才有貌多情多意的人兒大爺雖才同子建貌比潘安他在更夜之中如何知道與他未識一面未文一言有恰仔情兒竟兜至於爐火之中未經交合他又何從領略奴家所以說是不妥公子想了一想道你所慮一毫不錯他不知我才貌雙全本領極大口認是一個臊鬍麻黑一竅不通的蠢漢腰裡掛着一條冷如冰軟如綿細如筆管短如筆冒的東西忽然黑暗之中無情無意要強姦起來他這事就斷斷不成了這張老實真是可惡怎說這樣不中用的計策來騙我說罷就要起身鳳娥一手按住公子腿兒笑道大爺提起筆來詩詞歌賦頃刻而成就做得玲瓏剔透變化出奇怎到這件事情上便是笨起來你買囑張老實原口要他肯做你心腹聽你指揮這主意原要自己出的他一個做皮匠的人能有恰仔見識奴看你策畫就着他這條計做去却要先囑咐張老夫妻只說住房透漏請你去着領到那女子房中門口叫幾個人堵住使他不得出來然後低心下氣與他見禮相叫說幾句知心著意的話兒稱贊他的姿容懺

惜他的窮困流露出此風流情態責弄出此錦繡才華使他芳心暗動情興勃發晚間來然後貼身擁抱婉轉求歡任他鐵石心腸也自把持不定到了交合之時再放出你生平本事奉承得滿心滿願到那時節只怕你開交他肯依要與做個天長地久了公子聽得此言如連綿陰雨一輪紅日忽昇至痛疾淹纏九轉靈丹初下喉兩隻眼擠得沒縫一張嘴合不攏來呵呵笑道卿真巾幗良伴閑憐隨陸令我心花朵朵風颭颭我的情心肝恨不與你肉兒般團成片也說罷急急走出房到密室中與老實說了進房去換了一身極華麗的衣服把鏡子照看將巾兒重整頓覺重提暗忖着了我這何郎粉面箇今香香便是嫦娥也要思凡這事斷無不成的理歡天喜地的含了幾片雞舌香兒叫了四五名家人吩咐說了話竟奔張老實家來恰值璇姑梳洗方完石氏適在廚下老實夫妻打個照會公子一連幾步跨進璇姑房來探家人止放張媽一人走進即便齊齊站在門邊把石氏隔在外面璇姑忽見華服少年驚煞直入脹得滿面通紅沒做理會公子假意問張媽道這位小娘子何姓何名向居何處緣何到此張媽道這是我的表姑娘姓劉名叫璇姑向在湖邊上住有些事情暫時借住在此因他心裡愁悶沒同進來拜見太爺合太奶奶哩公子慌忙走上一步步深深的唱個肥喏說道原來與拙荆同姓想定是一族了小生雖好爐火常在丹房用功不知小娘子光降沒有叫拙荆來候求姐要見怪璇姑沒法只得遲了一禮正色道這裡狹窄男女混雜不便請外面去璇姑話未說完只聽得李四嫂一路笑進房來說道小媳婦正在那邊倒臉水看得太爺身影嚇得連忙撩掉了兩步做一步的趕來大姑娘你說這話太爺須不是外人我們都靠著他的洪福過日子哩他進得你房屋裡來便是天大的造化你看太爺這樣的相貌皇帝也只會後將來入閣拜相中狀元都是穩穩兜的大爺又做得好文章前日新考了案首連聖年的解元都捆在胡包裡你心上有俗事對太爺說一聲免他使替你擺佈得停當就是你哥哥沒有音信也只要告訴太爺太爺立刻吩咐了知縣太守行一兩文書任你玩球日本跑到海外去了也會找得轉來公子大喜道這位姐姐年紀又小人物又好可惜生在小家只怕錯了對頭若有人提掇便也配得王孫公子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受用那風流美滿的福氣小生是最有執腸的今日有緣遇見這位姐姐少不得要尋個才貌兼全的少年人公子替他撮合做個一雙兩好的夫妻決不肯把這樣美人落在村夫手裡合着了紅顏薄命印板刊就的話頭李四嫂就像我大爺這樣相親可也配得過來不辱沒這位姐姐麼你代我問一問子口風就好替他留心哩李四嫂道阿呀大爺這般相貌就是走偏天涯也揀不出第二個這大姑娘好不伶俐他眼裡自有分兩怕不知道嗎公子道相貌固然要好文才也是要緊的一有了文才便風流個像不是土木偶人了小生不敢誇口這詩詞歌賦只要有個題目就直滾出來除了唐朝杜工部李太白或者讓他一籌其餘的詩人也就不在小生眼睛裡了有了才貌又要多情若不知惜玉憐香一味使著痴公子性兒就把那一枝好花被狂風驟雨都打落了小生時常想起古來許多女子空自生得聰明標致不能遇著多情的宋玉憐香的荀令白白的淒涼愁悶枉度青春豈是可憐人也李四嫂道理邊的大奶奶我們也不敢在他跟前多說多話這幾位姨姐姐們那一個不喜歡小媳婦的只要說起太爺來个个迷花眼笑說太爺是第一個多情的人把美貌佳人鎮日躺在心窩裡睡覺略大些的風吹一吹都是肉疼的珍羞美味綾羅緞足那一件好東西不拿來供給他口是大爺

的詩詞歌賦小媳婦們却不懂得這大姑娘是聰明不遇的大爺有像仔文意給他看便知道大爺是個真才子哩公子道我的詩集文集刻在外邊人家都讀爛了拿來誦教口恐姐姐不肯相信如今求姐姐命個題要一首就一首要十就十首考小生一考總見得真寶本領哩李四嫂見桌上擺有筆硯就去研起墨來說道好大姑娘你就出十來個題目大爺就一連做他十來首詩教小媳婦見個十面好在前去說幾句海話與公子聽說忙走至桌邊只見桌上許多竹紙紙上蠅頭細楷寫許多數目畫出許多日輪月輪合半規全規的弧矢弦徑切割各線公子雖不知其中奧妙早已吃了一驚失聲道原來姐姐如此聰明竟在這裡推天算地哩就是這一筆字也寫得如鮮蓋一級教人愛煞小生家中頗多天官之書因沒有傳授未曾習學君小妾們有這等姐姐才貌小生不惜拜為名師結為益友成年成月在門中領略教訓還肯出門一步嗎姐姐數學既精詩才自妙小生忽忽獻醜不知可入得尊目否因提起筆來沈吟道姐姐既不一題還求限一韻脚方知小生不是宿構却見璇姑面壁而立總不則聲一眼看到床上一个枕頭枕頂上繡着並頭蓮即便拿在手中將纖指摩挲又連喚了幾喚說道小生最愛的是並頭蓮就限着這蓮字罷遂在那月輪之後題詩一首道

高麗冰輪下碧天蓬門今喜降神仙含顰尚欲傾人國巧笑應教妬女憐未許瑤琴通款曲且將斑管撥雲煙我才卿貌羞堪匹看取床中並蒂蓮

公子題完了詩喜孜孜的拿到璇姑跟前深深一揖道偶爾塗鴉不足揄揚萬一姐姐休得見笑這璇姑被公子與李四嫂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滿眼流淚欲待發作幾句又恐觸怒於他喝令豪奴滾得暗暗定下主意道我只面壁而立任他說得口乾總付之不見不聞他伎倆窮了也只得進去然後與嫂嫂商量再作計較罷了此時公子作揖送詩便守定這個主意朝着南壁身也不動頭也不回耳既如聾口腹似啞直若團圓鴨蛋無縫可鑽弄得公子伸着手拿了一首詩竟是縮不轉去李四嫂看見光景不妙忙替公子收科道他年紀少沒見過人害羞羞得便來接大爺可放在桌上他停會看入了頭口怕拿着帶些流水的送到裡邊來求大爺做哩公子見璇姑始則流淚繼則面壁無言單與李四嫂轉這些寒嘴也自覺沒趣因借李四嫂的話便作收科道李四嫂說的是我大爺是情重的人一時見了絕世佳人愁眉不展急欲安慰使他寬懷未免說了幾句大言深話竟忘了他年幼嬌羞反為慮矣了一面把詩放在桌上說要從直各削一面問張媽道昨日你男人說道屋裡有漏請我出來看過好教匠人收拾你可指與我看是那幾處張媽連忙東指西點鬼混一回快快而去璇姑等公子一出房門便把那枕頭拿過來將皮刀剝得粉碎石氏正走進房說道姑娘這枕頭何事把他剝爛夜裡拿個什枕頭呢璇姑道那惡奴把這枕頭撫撫聞嗅急急剝爛已被污穢怎麼顧得夜裡枕頭的事石氏點着頭道我要趕進房來他家人小廚三兩重的堵住了門進來不得欲待發作了幾句又恐觸犯了他惹出事來只得忍住我們如今怎樣好呢璇姑道我也是這個念頭沒有發作如今只索防備着他倘有緊急唯命一條而已石氏道這纔是正理我從前落在和尚算中也是這般主意我想姑娘若沒與文相公做過親現在還是閨女遇着這等勢力之人拘他不過貪他才貌就做了他侍妾也還不為辱沒強如嫁了村夫俗子辜負一世聰明如今是不